

希代



我的老婆不是她

内容简介

自昏沉中醒来，她——竟然不记得自己是谁？
难道是那场车祸——
可是，就算失去记忆，也不该连性格都变了吧！
从水性杨花变得痴心专一，
从冷淡无情变得清纯俏皮，
一连串的改变差点令她的爱人同志
与小仔仔适应不良，
好在热情开朗的她
努力以实际行动打破“坏女人”形象。
原以为一家三口从此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
怎知一连串噩梦与陌生男子的纠缠
却使一切好景不长。
原来，这一切都是天使惹的祸，
她根本不是他的“老婆”……

一校：

二校：

打分：

政治：

色情：

封面小语

一场车祸，一个错误，
一串噩梦，一段痴情。

1

骤然的强光划破了无息的黑暗，突兀的光线惊扰了在黑暗中摸索的我。

我一个挑眉，面有疑色地微睨着眼前的光源。耀眼的光芒为我驱退不少黑暗中的寒气，慢慢地，刺骨的凉意渐渐消退，我的身子也跟着温暖不少。

为什么会有这道光？没有人肯回答我。

失神间，我感到光源的靠近。陡地，一股强大的拉力拉走了我，把我的身体拉进了那一团刺眼的光源里。

刺眼的光芒令我难受。我抬起手，想要遮住那些飞箭般的光束；不过，我根本就是在白费功夫。一道道挡也挡不住的光线依旧从我的指缝间滑过，直直地射入我的眼中。

我难过地合上眼，静待光源的消退。

半晌，诚如我所料那般，强大的光源体果真消失不见了。白色的天花板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，阵阵刺鼻的药水味迎面扑来，使我有股想逃离这里的冲动。

这里是哪里？我一脸茫然地盯着头顶上白色的天花板，仍旧搞不清楚此刻的我身在何处。视线由天花板移至覆盖在我身上的被单，然后——我惊讶地发现到，我的身子居然躺在一张白色的病床上。

脑里的思绪全乱成一团，我仍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我是生病了吗？还是出了意外？为什么我会躺在

医院的病床上？我静躺在雪白的床单上，等待着某人给我个满意的答案。

或许是老天爷刚好接到了我的祈求，一名医生打扮的老者正巧推门进来，锐利的眸子顿时迎上我无助的目光，老者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朝我步来，说：“你好，蔚太太！你终于醒过来了。”

老者伸出他的手，在我面前晃动着：“你可以告诉我有几只手指头吗？”

我微蹙着眉，出声回答他这个无聊到会令人打呵欠的问题，说：“三只。”

好奇怪的问题！这个老人家怎么这样问我？难不成——他当我是白痴吗？真失礼！不自觉地，我的眉头又皱得更紧些了。

“非常好，蔚太太。”他松了口气，一脸释然样：“你没问题了。”

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我一头雾水，根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。不过，我可不习惯躺着对别人说话，于是，我要求他说：“对不起！你可不可以过来扶我起来？”

“当然，蔚太太。”老者立刻步向前，协助我坐起身来。

这个小小的移动让我疼得不能言语，一阵阵难言的疼痛就如同打上岸的潮水般不停地从我体内溢出，我忍不住全身刺骨的疼意，轻轻地呻吟了一声。

他塞了个枕头到我背后，面露忧色地问：“你还好吧？蔚太太。”

蔚太太？谁是蔚太太？！这个陌生的称呼使我觉得不太自在。

“你口里的‘蔚太太’是我吗？”

医生皱着眉头，点头答道：“当然！不然你以为是谁？”

“我——”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，扰乱了我原本就拼凑不太起来的记忆。

我拼命地在脑海中搜寻着一丝熟悉的回忆，很想找出令我感到不对劲的地方；但是，一股仿佛像是要将身体撕裂开来的疼痛却在这个时候找上了我，硬是打散了脑海中一片片凌乱的回忆。

我双手紧抱着头，痛苦地尖叫着：“好痛——我的头好痛呀！”

一旁的医生被我突来的举动给吓着了：“蔚太太，你别慌，冷静些！”

处在剧痛中的我哪里还能冷静得下来呢？

我紧咬着下唇，顿时，我尝到口中带着浓浓腥味、咸咸的液体。

冷不防地，房门被人给推开，一抹低沉且富有磁性的声音飘进了我的耳里：“这里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吵？许医生，是不是我太太出事了？”

悦耳的男低音微微驱散了一些疼痛。

我顺着声音的源处，找到了那抹声音的主人——一个貌若桃花、美艳得连身为女人的我都自叹弗如的男人。视线与他的交缠着，在略带点惊艳的目光中，我竟然淡忘了身体上的疼痛。

深邃而动人的眸子令我难忘。眼前的他，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大男人。像他这样的男人，实在很不适合拥有一双似女人般水汪汪的美丽眼眸，以及长得不像话、又翘又鬢的浓密睫毛。那双仿佛会摄人魂魄的大眼睛真的很漂亮，我像是着了魔般地直盯着他的眼睛不放。他的眼眸——就跟水底的黑珍珠一样黝黑动人，紧紧地捉住我所有的目光，美丽得足以引起女人们的嫉妒心。当然，连我也包括在内。

最后，男人俊逸超凡的容颜尽落我眼底。

天！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张漂亮得过火的清俊脸孔？而且，这张好看的脸庞居然还是一名七尺高的男人所拥有，这——这实在是太没有天理了！我感叹着老天爷的不公平。他是个大男人，为什么会有张比女人还要“艳丽”的脸孔？

美丽的他让我忍不住起了少许疑心：他是不是——是不是女人所乔扮的？

男人冰冷的视线与我的相对，我可以在他充满寒意的目光中找到一丝厌恶感……厌恶感？我呆了呆，男人的厌恶感是因为我吗？我不懂！是我看错了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男人率先移开了视线，眼底那抹冷冷的厌恶感愈来愈浓烈。这一回，我瞧清楚了，那是一抹货真价实的厌恶，他真的讨厌我！为什么？

男人朝医生的方向步去，完全不看我一眼。半晌，他开口，是那种低沉悦耳的磁性嗓音，但凛冽的口吻却冷得足以让人闻之发寒：“许医师，我太太还好吧！”

我太太？我倒抽口凉气。我是他的太太？这么说，他就是我的丈夫啰？我摇摇头，脑海中找不出一丝他的记忆。说得更明确些，我遗忘了我自己，也遗忘了之前的所有记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，甚至连我怎么进医院的都不晓得。与我有关联的，恐怕只有眼前这名冷得跟块冰似的俊美男人。

刹那间，我就像是溺水的人，在汪洋大海中寻获了可以维持生命的浮木般紧抓着男人的衣襟不放，惊惶地出声问道：“你认得我是谁吗？认得吗？”

男子皱着眉：“这是你的新把戏吗？”他仍旧是那副没有什么情感的口吻。

“我——我不知道——我不知道！”我放开他的衣襟，双手抱头，“我什么也想不起来，我的名字，我的家人，我——我把一切全给忘了——”

我感到眼前顿时模糊，湿热的水珠沿着脸颊滑落。

“你这是在哭吗？”他斜倚着门，嘴角旁有抹嘲弄的笑容，冷道。

好可恶的男人！他怎么可以如此待我？顿时，我怒火横生。他冰冷的态度惹恼了我，盛怒中的我忘却了哭泣，怒气冲天地直瞪着他说：“你真过分！难道你以为我是在假哭吗？”

他未做任何回答，不过却要不相干的人离去。

没多久，偌大的病房里就只剩下我和他僵持不下。

“好了！”他像个闹脾气的孩子般用力地关上大门，冷冷地说：“省省你的眼泪吧！这里已经没有外人了，你就别再演戏了。”

他尖酸刻薄的言辞再次挑起我的怒火。他好过分！怎么可以用歹毒的字眼来刺激我这个病人？我是真的记不得了，他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？为什么总是认为我从头到尾都在说谎骗他？为什么？

我抹去颊上泪痕，忿忿地说：“我没有在演戏！”

“别再浪费你的唇舌，我不会再相信你，你骗不了我的！”他不带任何情感地说道：“说吧！你演这场戏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忙得很，可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你玩游戏。”

我气得全身发抖，双拳紧紧握着说：“我说过了我没有！没有！没有！没有！你听清楚了吗？我没有！”

他置若罔闻，继续说着：“如果你演这场戏的目的是为了跟我离婚，我劝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比较好，我是不会答应你的，你的父亲也丢不起这个脸。”

离婚？为什么？在我未失忆之前，我真的对他提出了离婚这个过分的要求吗？难道，我和他的关系真的恶劣到要走上离婚这条路吗？顿时，我一头雾水，脑海里的思绪更加纷乱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还不值得我为你支付赡养费。”

“你真的就这么讨厌我吗？”他残酷的回答伤了我。我的心好痛，汨汨如涌泉般不绝的泪水，像是开了闸的水库般难以抑止；为什么？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？我是你的妻子，你为什么如此伤害我？”

一瞬间，他脸上的冰霜似乎有消退的迹象，但那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，一层更冰更冷的寒霜取代了他脸上原有的冷意：“够了！别再对我耍些见不得光的小把戏。你要是喜欢玩，就让你自己去玩个够，我还有事要做，不陪你了，再见！”

话声甫落，他转身就走，任凭我怎么喊叫，他也不曾再回头。

丈夫冷淡的态度令我心寒，阵阵如刀割般的疼痛由心窝处传来，缓缓地在体内各个角落蔓延开来。

为什么？他不是我的丈夫吗？为什么他对待我的态度会是如此冷漠？为什么？难道——难道我有愧对于他之处？霎时，我感到身子开始颤抖起来。

我很想从一团混乱中找出答案，却丝毫无蛛丝马迹可循。

莫名的心疼不断地腐蚀着我的心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泪珠如断了线的珍珠般沿着我的脸颊轻轻滑落，缓缓地掉落在我手背上。

我没来由地直掉眼泪，心痛得不得了，整个人陷入了一片哀伤的气氛中。

※摇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摇※

又过了一天，我的主治大夫许医生证实我的确是丧失了记忆。

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笑话！倘若，这笑话中的主角不是我，我想，我一定会好好地大笑一番。

午后,我的母亲林美月曾到医院来探望过我。

她是个十分娇小的女人,虽然已年过四旬(这是母亲对我说的),但一张娃娃似的可爱脸庞,却使她看起来并没有实际年龄该有的老态。脸上找不到一丝皱纹的她,仿佛少妇般娇艳动人。

“大概是‘欧蕾’用多了吧!”我想。

然后,我从母亲的口中,重新认识了我自己。

母亲是商界大亨夏亚力的小老婆——也就是情妇的意思。她十分得夏亚力的宠爱,只要她一句话,夏亚力没有不顺从她的,在夏亚力的心中,母亲的地位远远超过他明媒正娶的妻子。他简直把母亲当作是女皇般地疼惜着。

“女凭母贵”。照理说,母亲独得夏家太上皇的无限娇宠,做女儿的我,当然也会跟着受到一些的礼遇,但其实不然,夏亚力并非我亲生的父亲。我真正的父亲,早已在母亲答应委身于夏亚力的几个月前死于非命——一场车祸夺走了他的一切。

顿时,母亲与我的生活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。

在没有任何亲友肯伸出援手的情况下,娇柔无助的母亲为了养活年仅六岁的我,终于在父亲的百日之后作下决定。母亲决定到某家知名的酒店当陪酒的舞小姐,来养活那时候只会哭闹着找父亲的小女孩——我。

夏亚力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与我的母亲相逢的。

他对我的母亲一见钟情,虽然他已有正妻吕惠玲——他与吕惠玲的婚姻是一桩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姻,两人只图利益,并无实质的感情,在商界上多的是这种组合的夫妻——但是他仍然不死心,开始以鲜花、名钻的攻势,企图来迷惑我母亲的心。他想将母亲纳入怀中,当他夏亚力专属的地下情人。

母亲终究还是抵不住夏亚力热情的追求,不到月

余 就接受他的“帮助”，答应做他的情妇；而夏亚力也同意负责我们母女俩的所有开销，直到我可以完全自立门户为止。

就这样——我从“薛晓蕙”变成了“夏晓蕙”，与母亲一起被夏亚力带进了夏家，展开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。

随着时间的飞逝，漫长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。在这段岁月里，我瘦小的身子开始抽长，平板的曲线也开始变得玲珑有致。不到几年的时间，我从不起眼的丑小鸭蜕变成与我母亲一样美丽的天鹅。

但是，我的养父夏亚力并没有因为我的外表与母亲愈来愈相似而喜欢过我。他极端地厌恶我，不肯与我亲近，只因我不是他与所爱的女人一同孕育的小孩，所以他讨厌我，非常厌恶我。若不是看在母亲的份上，他早就把我一脚踹出夏家大门，哪还能忍受得了我？

直到我十八岁的那一年，下嫁给“蔚氏企业”的少总蔚子凡——听母亲所言，我与蔚子凡的婚姻也是一场商业联姻，因此，我俩的感情并不如外界所传闻的那样融洽——夏亚力才稍微给我些好脸色看，不再对我痛恨欲绝。

“他大概是为了面子问题，不想让其他的人看笑话，所以才会硬挤出笑容，勉强自己对我好的吧！”我心里想着。

一年后，我为蔚子凡产下一子，取名为蔚少庭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不知是为了什么，我与蔚子凡便过着分居的生活，彼此再也不干涉对方的任何行为。

母亲对我所说的一切，我没有丝毫的印象。

惟一令我感到困惑的是，为什么母亲要说我憎恨着蔚子凡呢？

我不懂！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并不讨厌蔚子凡——也就是我的丈夫。虽然我丧失了记忆，但是我还

懂得什么叫做“喜欢”、什么叫做“厌恶”。我喜欢我的丈夫，就算他昨天惹我哭了，我也不会对他产生反感，而且，我还很高兴他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医院来探望我——母亲说他公事繁忙，鲜少有时间能够离开公司——顿时，我感到一阵热流通过我心底，让我的心暖和起来。

纷乱的思绪开始清晰起来。我爱我的丈夫！我深深地爱着他！纵使他冷漠无礼，对待我的态度甚至比对一个陌生人还要冷淡许多，不过，我完全不介意，一颗心还是为他倾倒，简直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。

阵阵的罪恶感却在这个节骨眼上直涌上心头。有个声音在心中告诫着我，要我千万别把我的心掏出去，要我千万别喜欢上我的丈夫蔚子凡。

我不愿理会它。爱上自己的丈夫有什么不对？为什么要有罪恶感？

我微微一笑，心忖：我一定很爱他，不然我不会在失忆之后，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里，又重新拾回对他的爱恋。

思及此，所有的罪恶感消失无踪，代之而起的是想念他的思绪。

他什么时候才会再来探望我？我好想见他，好想见他喔！为什么他还不来？

呵！我轻笑出声，惊觉自己思念他的行为就跟个花痴一般，难看至极。

我缓缓地伸了个大懒腰，不小心碰触到放在床单下的一块冰冰凉凉的镜子。我拾起它，忆起这是母亲离去前我跟她要来的镜子，为的就是想要看清楚自己此刻的外貌。我把镜子稍微拿近了些，屏息一瞧，出现在镜子里的是一张陌生却长得异常美丽的脸庞。

直盯着镜中艳丽的我，一记惊叹的呼声脱口而出。

我仔细端详着镜中的亮丽人儿，这张动人的娇艳容颜真的属于我吗？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见的。如果真有谪仙，镜里的女孩无疑是这个名词的最佳写照。

一阵规律的敲门声拉回了我的思绪，我对着房门轻声说道：“门没有锁，自己进来！”

推门进来的是一个穿着制服的小男孩。男孩的轮廓和蔚子凡是如此相似，仿佛是用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，这令我不用多作猜测，也能知道来人是谁。

是我与他的独生子——蔚少庭。

少庭面无表情地走向我，眼底所流露出来的冷漠令我吃惊不已。我睁大双眼，看着少庭带着一身寒气缓缓地靠近我。我忍不住心忖：为什么我的儿子会有如此冷酷的面容？他才几岁？六岁，或是七岁？这么小的年纪，怎么会有如此冷淡的神情？莫非——我暗自揣测着，他是受了父亲蔚子凡的影响？

少庭的淡然令我心疼。我的儿子怎么会变得如此难以接近？

他一本正经地站在我面前，开口说话的语气冷得可以令人牙齿打颤：“妈妈，你好多了吗？”

我果然没有猜错，他真的是我的独子。

“你叫少庭没错吧？”我友善地对他笑一笑，继续说着：“妈妈很抱歉，因为意外的原故，所以妈妈把你给忘了，你该不会为此而责怪妈妈吧？”我试探地问，表情像极了因贪玩而闯祸的小女孩，无辜地笑着。

一抹惊讶的眸光蓦然闪过少庭的眼底。这抹光芒虽然稍纵即逝，不过我却瞧得一清二楚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少庭会有这种怪异的反应？

带着满肚子的疑惑，我提出了问题：“怎么了？是妈妈说错了什么吗？”

“呃——”少庭顿了顿，脸上微愕的表情随即被最初

的漠然给取代，第一百零一号的神情又挂在他的脸上，答说：“没有！”

我不以为然，轻拍床沿笑道：“既然没事就别站在那里说话，来，坐这里，跟妈妈聊天。”我有好多事想问问他。

“聊天？”少庭睁圆了眼，脸上的表情十分滑稽。

“不想跟妈妈聊天吗？不回答就是默认了。你真是一个不孝的小鬼！太过分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失忆的妈妈呢？”我掩面而泣。抽抽噎噎的哭泣声令少庭不知所措，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我。

我把脸藏在手掌底下偷偷地笑着，少庭的反应令我窃喜。我太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寒着一张脸与我说话，所以，我要打破少庭脸上那层厚厚的寒冰。

我满意地微笑着，从少庭呆愣的表情看来，我想我是成功了。

突然间，我觉得自己有点坏心，怎么连自己亲生的儿子也要欺负？不过，那份内疚很快地就让我给抛开了。儿子本来就是解闷用的，如果儿时不好好地捉弄他一番，等儿子长大了以后，他会怪你不够疼他呢！

少庭的呆样犹如昙花一现般，很快地就消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宛如僵尸般的面孔，视线依旧是冰冷的。

然后，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，出声问道：“知道了，妈妈想聊些什么？”

我闻言差点吐血！暗斥道：真是一点长进也没有，怎么说起话来还是那种冷得可以让我牙齿打颤的语气？而且——连死鱼脸都摆出来了，一张没啥表情的脸孔就好像是欠了他几百万没还似的。真不可爱！

“臭小子！”我轻拧他的鼻，继而又揉乱了他梳得极为整齐的短发；瞧你答得多委屈呀！是不是要外人以

为我正在虐待你呀？”

这般亲昵的举动又惹来少庭一脸的愕然。我狐疑地盯着他，再也忍不住满腔的好奇心，轻声询问着说：“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？干吗要那样看妈妈？”

“你不太像是妈妈。”少庭答得很小心，好像怕我会为此而迁怒于他似的；因为——因为妈妈从来就没有对少庭这么温柔过，妈妈从不曾找少庭聊过天，也不会——不会揉少庭的头发，妈妈是——是讨厌少庭的。”

少庭酸酸楚楚的声调柔化了他脸上的寒霜，卸下了冷漠的面具，那副想哭又不敢放声大哭的可怜模样教我看真难过，真为他感到心疼。

此时，眼前的少庭就跟平常七八岁的小孩般闷声地哭着。

他的眼泪吓傻了我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少庭心中竟是这么没有人性的母亲。

天！我怎么可能狠得下心来伤害这个讨人喜欢的孩子？我怎么可能？

我觉得自己好坏！好残忍！好讨厌以前那个还未失忆前的自己！

心疼地拥他入怀，我轻拂着心爱儿子的发丝，说：“可怜的少庭，妈妈怎么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来？你是妈妈最心爱的小宝贝，妈妈不该这么对你的，妈妈好可恶！好坏心！妈妈跟你保证，以后妈妈会很疼少庭，会很爱少庭的。”

“不要净说一些欺骗小孩子的好听话，他会信以为真的。”

子凡的声音自门的方向传来。我抬起头望着斜倚在门上的他。虽然很高兴能够再见到他，但他带着嘲讽的口吻却惹来我难抑的怒火，我不悦地横了他一眼，反驳说：“你怎么这么说话？难道你不疼少庭吗？”

自我清醒后,今天还是第一次与我的儿子打照面。在记忆中,虽没有儿子少庭的可爱身影,但我却感觉不到丝毫曾厌恶过他的情绪。我喜欢我自己的儿子蔚少庭。

没错!我承认少庭的反应是奇怪了点,一张小脸上总是会不定时地挂上冷冷的寒霜。可是,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,而且还是自己的亲生儿子,我又怎么会狠得下心来伤害他呢?真搞不懂我以前是怎么想的,神经!

天底下没有一个母亲会去讨厌自己的孩子,更何况又是像少庭这般出色俊秀的小男孩,我疼惜都来不及,又怎么舍得让他受委屈呢!

“爸爸!”原本小脸上布满泪痕的少庭,在见着子凡俊逸的身影后,立刻挣脱出我的怀抱。

在他的盯视下,我连忙收起窘态,好奇地盯着正在子凡耳旁低语的少庭。

少庭的声音好细小,小到无论我怎么用心听,也听不见他们父子俩在说些什么。霎时,我有种被伤了心的感觉,有什么话我不能听的?为什么要把我摒弃在一边?为什么少庭不肯让我听见?

“是这样子的吗?”子凡脸部的表情变得柔和许多,这种突来的转变让我完全看呆了;“那么——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,是不是呢?”

“嗯——”少庭用力地点了个头,脸上耀眼的笑意仍未减分毫。

为什么要高兴?为什么不把喜悦与我分享?一想到这里,我竟难过得想要大哭一场。然后,子凡将注意力转向我,视线在刹那间又冰冷起来。

面对这种骤然大转变,我觉得更难过。

为什么子凡要这么对待我?为什么少庭总是不肯多亲近、亲近我?对他们父子俩而言,我既是个妻子,也

是个母亲，是他们最为亲密的家人啊！纵使这是一桩商业联姻，纵使我以前曾有过许多的不是，但是如今的我都已经记不得了，难道他们还要记恨记到现在，硬是不肯原谅我？

以前的我真的可恶到让他们这么深恶痛绝？为什么他们非得要用一堵冷墙来隔离我？为什么要拿冷漠来对待我？为何不肯对我和颜悦色？为何不肯亲近我？

我不懂！真的不懂！

“你觉得如何？好多了吗？”他的语气还是那么冰冷，冷得令我打颤。

子凡这般不带任何情感的口吻使我气愤。他为什么不能再温柔一点？为什么非得要用那张好像是欠了他几百万的臭脸跟我说话不可？

我像是在赌气般应了回去，想纾解一些流窜在我体内的怨气：“非常好！死不了的。”

“很好！我已经替你办好了出院手续，回家吧！”

他真是一个该死又自负的臭男人！他就这么确定我会听他的命令行事吗？我是他的妻子，可不是他所豢养的宠物，他怎么可以不顾我的意愿，自作主张地就为我决定好一切？真是——真是可恶透顶！这个蔚子凡——我的“好”丈夫，他当我是三岁孩子般好骗、易安抚，玩弄我于股掌间吗？

见我没有任何动作，他问：“怎么还不下床？不想回家吗？”

也许是我多心了，刚才我好像瞧见了 he 眼底一闪即逝的怒意。

“是谁说我不想的！”哼！我还在生气呢！

“既然想，为什么还不动呢？”又是那对带着寒意的双眸。

“我要你过来抱我，不然我就不回去！”

“你要我过去抱你？”我的要求令他圆睁了眼，一抹难得一见的惊讶神色陡然出现在子凡的颊上。

不错嘛，很有“人性”的表情，我还以为他不会以任何事给吓倒哩！想不到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就能够吓倒他，看样子，是我高估他了。

“不行吗？我可是个病人，病人最伟大！难道你没听说过吗？”

见他如此，我更肆无忌惮地撒起娇来。

“你不是最讨厌我碰你的吗？”子凡神色有异地说。

我以前有这么说过吗？我不记得了：“如果我曾经说过这种话，那么我道歉，现在就收回，韵？”

反正我就是不允许他找任何理由来拒绝我这要求。

我想，我未失忆之前一定是个很骄蛮的女人，不然他们的反应也不至于会如此怪异。可是我都已经记不得这些了，难道他们非得这么跟我计较不可吗？

不管了！无论我以前是什么样的女人，是蛮横也好，任性也罢，反正，那都是过去式了。我不许任何人去追究，就连子凡也一样！

我想重新再活一次。子凡脸上的寒霜令我心痛，少庭颊上那抹不开心的笑容让我心疼，我不要他们过得如此不快乐，不愿再重蹈以往的覆辙，让他们继续痛苦下去。

从现在起，一个全新的夏晓蕙诞生了！

见子凡不语，我有些恼怒地叫道：“你到底肯不肯？”

子凡犹豫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肯！我肯！这下子你该高兴了吧？”

言毕，他放下怀中的儿子。

儿子朝我飞奔而来，子凡则带着一脸古怪徐徐地向我走近。

一会儿，子凡站在床边，大手用力将我整个身子环